

天殘地缺

熊沐著

上



目 录

第一卷

- 一 好女不和男斗..... (1)
- 二 天残令 (14)
- 三 孤独剑客 (22)
- 四 断剑恨 (31)
- 五 黑鬼白鬼 (38)
- 六 十殿阎王 (49)

第二卷

- 一 小叫化子 (58)
- 二 淫荡女人 (70)
- 三 七星阵 (79)
- 四 偷情学少年 (92)

第三卷

- 一 滥杀无辜..... (103)
- 二 阶下囚..... (113)
- 三 兄弟之情..... (122)
- 四 侏儒的妻子..... (132)

- 五 湘君与湘夫人..... (143)
六 舜帝不近女色..... (152)
七 两女一夫..... (163)

第四卷

- 一 阎王的心愿..... (172)
二 雪三..... (182)
三 天下奇赌..... (190)
四 生死一场梦..... (198)
五 良善天性..... (205)

第五卷

- 一 论剑..... (213)
二 凤鸣苍天..... (226)
三 赌室怪客..... (237)
四 情仇..... (247)
五 世外之人..... (257)

第六卷

- 一 无亲无怨..... (267)
二 兄弟绝情..... (277)
三 窃书..... (286)
四 一往情深..... (297)
五 情断义绝..... (308)

第七卷

- 一 妒心女人..... (319)
二 夫妻本是一场戏..... (330)
三 仇恨在心底..... (339)

- 四 天残地缺..... (349)
五 毒酒宴..... (362)
六 无情公子..... (373)
七 天齐庙会..... (384)

第八卷

- 一 自戮尸体..... (394)
二 父子温情..... (405)
三 凉薄之人..... (417)
四 生死殊途..... (425)
五 美人计..... (435)

第九卷

- 一 真情是假假情真..... (445)
二 假儿真女..... (457)
三 人虽孤独剑不空..... (467)
四 武当九剑..... (476)
五 与子同袍..... (486)
六 柔情似水..... (497)

第十卷

- 一 剑荡阎罗..... (506)
二 仇亲亲疏..... (518)
三 仇人新婚夜..... (527)
四 阎罗十殿..... (537)
五 长歌当哭..... (548)

第十一卷

- 一 煮豆箕燃豆..... (558)

- 二 地不缺也天不残…………… (569)
- 三 仍有残缺…………… (582)

第 六 卷

一 无 亲 无 怨

众人走出了凤鸣山。

他们知道，他们根本就不是十殿阎王的对手，他们只好走开，他们救不了天残，他们只能再想办法。

他们会有什么办法？

此时，他们只是互相瞅着，没有一丁点儿主意。

他们应该去找谁？他们找到谁可以同这个十殿阎王较量一番？

夫人道：“我要回去了，这一回不能帮你们，我也没有什么办法了……”

风大不语，他只是看着夫人，他的目光中是一种痴迷，他看夫人的目光太执迷了，让雪三看得明明白白。

雪三道：“大哥，我们走吧。”

他与风大只好去同天残在一起，他们不去同天残在一起，

他们还有什么办法？

风大道：“我们没法救出师妹，我们怎么回去？”

雪三道：“我们先回去，同二哥他们再一起想一想办法。”

风大仍然看着夫人，他说道：“他会有什么办法？”

夫人道：“风大哥，我要回去了，我要向公子讲这件事，然后看公子是不是有什么主意，如果公子有什么办法，我再告诉你们。”

雪三也是灰心丧气，他慢慢道：“他会有什么办法，他总是不肯同别人动手，他根本就不会同你说这件事儿，再说，师妹的事儿与你们无关，你们当然不必着急。”

夫人知他是情急，就如此讲话，她就微微一笑，再也不讲话了。

风大道：“三弟，你回去好了，我与夫人再去找玉公子，我看，如果玉公子真的能想办法，我们或许会救出师妹。”

雪三道：“夫人，我能不能问你一句话？”

夫人一笑：“当然能。”

雪三道：“你是不是地缺的人？”

夫人道：“我是，我真的是地缺的女儿。”

雪三道：“我想求你，能不能请地缺老人来，帮我们一次。”

夫人道：“他不会帮别人……”

她长长地叹息了一声。

他为什么不会帮别人，他是不是不屑于助人，他是不是从来也不帮助别人？他只是象夫人讲的，总是四方云游，从

来也不与人动手？

如果是那样，他们根本就不用求夫人了。

夫人道：“风大哥，如果你想求地缺为你出力，我们还是去找公子的好，只有公子才可以做得地缺老人的主。你如果求得动公子，你自然可以求得动地缺老人。”

雪三道：“夫人，依你看，地缺老人与这个十殿阎王动手，会谁输谁赢？”

风大也看着她，等着她。

夫人想了好半天，才浩然一叹：“如果地缺老人不能敌得十殿阎王，这世上我可就再也找不出能敌得住他的人。凭十殿阎王的功夫，我们根本就不配同他动手。”

风大明白了她的话意，他知道，如果地缺不同这个十殿阎王动手，他们就再也没有希望能胜得了这个恶魔。

这时，风大道：“不知道夫人是不是要回到公子那里去？”

夫人道：“不错，我是要回去，我得向公子禀报这一次与十殿阎王动手的结果。”

风大道：“我想与夫人一齐去，好不好？”

夫人看看他，她不明白风大为什么要同她一起走，她想自己回去，但风大是公子玉情的兄长，他要去同玉情见面，她自然不能不让他去。可她又不愿意让风大同她一起走，她就沉吟了一下。

风大道：“我也不是非要同夫人一齐走不可，我只是想，玉公子让夫人为我们而来，如果夫人回去，我也该陪夫人回去，直到夫人到了玉公子的身边才是。”

夫人一笑，她听得风大这样讲，就知道他是既想与玉情见面，又想同她在一起。她是不愿意让风大同她在一起，但她总不能不让他去同玉情见面。

她只好点点头。

风大对雪三道：“三弟，你回去，向师妹讲一讲我的意思，我想，我应该向玉公子说一说，看是不是可以求得地缺老人来帮我们。天可怜见，能让我见得到那个天下武林中的至尊地缺老人。如果真的能见到他，我要向他求情，请他来解救师妹。”

雪三看着风大，他也不知道风大这样做有没有什么把握，但他也只好听风大的。

他向风大一揖道：“大哥保重，你要小心，师妹那里，自有我去讲。”

风大咬着牙，不再讲话了。

夫人道：“好，我们走！”

她一句话讲完，就一阵风似地飞走了。

风大只来得及向雪三一笑，便飞也似地赶去。

天很凉。

风大与夫人一阵子急急赶路，他们错过了宿头。

他们两个人宿在了一个破庙里。

风大很小心，他四处看一看，见到没有什么可疑之处，就找到了一些树枝，点起了篝火。

风大看篝火照耀下的夫人，她那红润的脸色更是娇美、艳丽。

风大的心止不住嘭嘭直跳。

他想，夜很静，他应该向这个夫人讲一点他的心里话。

风大的脸先红了。

“夫人，你……”

夫人看着他，她的眼睛象一瞳秋水。

风大突然木讷了，他讲话时再也没有了一些果敢。

“夫人，多谢你，多谢玉兄弟派了你来，不然，这一次去凤鸣山见十殿阎王，我们会输得很惨……”

夫人沉吟道：“我也没有想到，这个十殿阎王的本事会这么大，我与他比了内力，我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。我又与他比了一式招法，我也不能取得一点儿先机。看来，他在天下，除了地缺老人，再也不会有人能胜得了他……”

风大道：“我在长白山时，还自认我们兄弟就是天下武功最强的人了，我们那时很自以为是，视天下为无物，根本就没有想到，我们出山后就会遇上这样的挫折。这一回，可让我们受了教训了……”

夫人一笑：“你的话也不见得对，天下的武林中人，除了这个十殿阎王，还有谁可以让天残受这么大的委屈？”

风大道：“可惜，只有一个十殿阎王就够了，再要是有几个，我们就更不用活了。”

夫人只是一笑，她明白风大的此时心思，他是一出山就遇上了这个十殿阎王，不然的话，此时的风大也许正在江湖上纵横驰骋，不可一世呢。

夫人道：“我看，你也不必着急，也许你家的主人，你的那个师妹是吉人天相，她也许会转危为安的。”

风大看着夫人，他想知道这个女人这时正在想什么，她低下了头在沉思，她沉思的那神态，让风大看了心里十分震惊。

夫人太美了。

风大道：“夫人，你家公子对你们怎么样？”

风大知道，他或许不该问这一件事儿，但既然玉情能让他与夫人一起出来，他是不是有一点儿什么意思？风大的心里反正是在踌躇，他左思右想，只好把心里的事儿向夫人一吐。

夫人不想与他谈玉情，她只是微微地一蹙眉尖，轻轻一笑道：“公子对我们当然好了，他对我们是恩重如山。”

风大不再讲话了，他知道他的话很难出口。

他想问玉情为什么让她与风大走出来，他想问玉情她对与湘君为什么要若即若离，他还想问，玉情那一夜她与湘君在一起又哭又笑是怎么回事儿……

但他只能不问，他只能缄口不言，他无法问这些，他没有法儿吐口。

夫人道：“风大哥，你好好睡一会儿，明天我们还要赶路呢。”

显然，夫人并不想与风大好好一谈。

风大叹了一口气，他只好偎在了一边，静静地睡去了。

篝火正旺，但在两人熟睡了之后，再也没有人添柴了，就慢慢地要熄了。

这时，风大听得有人在讲话。

——你看明白了，他们是什么人？

——我看，他们只不过是一般的江湖人物，他们象是一对情人。

风大的心里暗暗心酸，他风大如果有夫人这样一个美貌姣好的美人做他的情人，他是不是该会美得再也没有一点儿忧愁了？

——去看一看，如果不是江湖上的大人物，你就把他们一齐收拾了就是。

——是！

就有人走近了这座破庙。

风大知道，这一定是一些江湖黑道上的人物，他们想乘人不备时动手。但看来他们却也象是有一些来历，有一点儿本事的，他们讲话时，似乎根本就不惧有人听得见他们的对话。他们认定，风大与夫人两个人已经是他们的瓮中之鳖了。他们讲话，就是让风大与夫人听见，他们也不畏惧。

这时，就听得那几个人在吃吃笑。

有人问。

——笑什么？

——属下向寨主禀报，属下看见了那一男一女。

——看见了又怎么样？

——属下不敢隐瞒，那个男人是一个俊俏后生，长得不

错。这男的也还罢了，只是那个女人，真是属下头一回见到的女人。

——你说什么？

——属下不敢说谎，那个女人，真的是天生尤物，她是属下头一回见到的美人。

——是么？

这人的声音有一些异样，看来他是已经动心了。

——好，去看一看，把那一个男的杀了，把那一个女的好好带来，让我好好看一看。

就有人慢慢进了庙。

风大想告诉夫人，但他一回头，看见那篝火的微光中，夫人的那睡态，让他心中生出十分的爱怜来，他想：只是那么几个蠢贼，何苦要夫人醒来？只要有他风大就足够了。

这时，就听得那几个人走近了破庙。

风大已经成竹在胸，他想，只要这几个人一走进破庙，他就出手，他一出手，就一定要宰尽杀绝，绝不留情。他在心中愤愤道：你们以为天残的人好欺么，看起来不光是那个江湖暴君十殿阎王要欺负我们，连你们这些在江湖上名也不见经传的鬼东西也敢来欺负我们，真的是风花雪月竟然无能到了这个地步了么？

风大这里再看看夫人，此时夫人睡得正熟，她云鬓稍乱，睡相颇憨，手在支颐，脸儿却红红的。她这睡相让风大又是止不住一阵子心旌摇曳。

风大知道，那几个小贼已经走近了来，他暗暗准备动手

了。

这时，他突然听到了一个人的轻轻喝声——

“站住！”

那几个人都站住了。

那人道：“快走！快退出去！”

就听得一阵子轻响，那几个人竟然都退了出去。

外面的那人一见他们退了出来，居然大怒：“怎么了，你们为什么不动手？”

有人道：“我们刚刚要动手的，这时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是运老四不许我们出手的。”

那人怒道：“老四，你是不是在耍我？”

那个叫老四的一听，连忙道：“不是，不是，寨主，这人我们动不得的。”

那人一声怒道：“什么动不得？她是十殿阎王的人，还是什么？为什么就动不得？”

那个老四道：“她是地缺的人。”

好半天，没有人吱声。

象是死一般的沉寂。

那个男人的声音也气馁了，他低声问道：“你看明白了？”

“看明白了，她是地缺的人，而且很可能是地缺的最亲近的人。我看得一清二楚。”

那个男人停了好半天，才道：“好，听你的，走！”

那一群人走了，他们走得很快，走得干干净净。

这时，风大看见了夫人的笑意，他看见了她眼角的一丝

笑意。

她没有睡着，也根本就不用风大为她做什么。

风大一叹：“你没有睡着？”

她嫣然一笑：“我恰好醒了。”

风大一叹：“你根本就不用我保护你。”

夫人一乐。她一乐，就两颊乐出了一对浅浅的酒涡儿。她那一乐，在月亮的溶光下，更显得人是娇美万分。

风大此时的心跳得很是厉害。

他不能不讲：“夫人，我对你……”

他想说，他对夫人的爱慕之情，他想说，他对夫人早就有爱慕之心，他喜欢夫人，他喜欢她，他早就想对她讲他的心意了，正好他的兄弟玉情让夫人跟他来了，这是缘份，他想说……

可夫人道：“风大哥，我想，我告诉过你，我与湘君与公子，有过那么一段故事的，我就是那故事中的湘夫人，她就是那个故事中的湘君……”

她就是那个故事里的湘夫人么？那个湘君就是那个故事里的湘君么？她们就是那两个巴巴地赶去苍梧，为那个死去的舜哀哀而哭的女人么？她们就是宁可死，也要为那个舜死守一生的女人么？她们会为了那一个男人而恸哭失声，她们会哭得泪尽以泣血，她们会悲不自胜，会为了那个男人而形销骨立，会容颜尽毁。

风大道：“夫人，恕我冒昧，你与湘君与公子的事儿，我也隐隐约约知道了一些，我想公子，他……”

夫人道：“风大哥，你看，公子是公子，我是我，湘君是

湘君，谁想怎么做，又干别人什么事儿呢？风大哥，你说，我说得是对，还是不对？”

风大默然。

他喜欢夫人，他更知道他无法让夫人忘记玉情。

她为什么不能忘记玉情，她怎么这样痴迷？

夫人看着他，说道：“风大哥，你是不是还没有看见我与湘君泣泪，继之以血？如果公子真的是那样，我们也只会象那个湘君与湘夫人。我们不会有别的出路……”

风大木然，他听得夫人一声沉重的太息。

二 兄弟绝情

风大看到了玉情。

这是他的兄弟，是他在那一间“不毒教”教主的牢房里结下的兄弟。

他有许多许多的话要对玉情说，但一见到了玉情的面，他反而讲不出话来了。

玉情不用看，他就明白了夫人与风大的遭遇。

任何人，只要不是地缺，他去同十殿阎王动手，如果他活着回来，那实在已经是万幸的事儿了。他还能指望什么？

他看着夫人，他的眼里是一种懊悔忏疚的神色。

他看着风大，缓缓说道：“风大哥，你们败了？”

风大沉重地点点头。

玉情明白，他们一定会败，但他不明白为什么夫人与风

大会安然无恙地离开了十殿阎王那里。

夫人惨然一笑：“我与十殿阎王只试了一招。”

玉情道：“什么招？”

夫人道：“我只是一啸……”

湘君道：“你用了一招‘地坼维缺’？”

夫人点头。

“他用的是什么招数？”

“阎罗夜哭。”

玉情道：“阎罗夜哭？据说他这一招式天下没有人可以挡得住。他这一啸，如果真的用足了内力，方圆十里内的人都受不了，你们在他身边的人都会受伤。”

夫人道：“他那一招果然厉害，他用这一招之后，我就只好甘拜下风了，不再与他一比此啸了。我又与他拚了一次内力……”

玉情突然脸色一变道：“你干什么？你竟然与十殿阎王比试内力了？你想怎么样？你……唉！你……”

夫人眼盯着玉情，幽幽道：“既然公子不以我为念，我就是死了也好，反正又不是公子的事儿，我一死，你是不是会很清静了？”

她的眼里闪着泪水。

公子无法对夫人讲什么，他此时只是呆呆看着夫人。

湘君的眼里也闪着泪，她盯着夫人，她的手也拉着夫人，她轻轻道：“公子说，他要来救你，就是与十殿阎王闹翻了，他也会救你出来的。”

夫人幽幽道：“我当时只想一死了事，再也没有其他想法，